

AS LONG AS YOU LOVE ME



黄小鹏：第五工作室 Huang Xiaopeng: The fifth Workshop

王郁洋 苏志光 Wang Yuyang Su Zhiguang

王郁洋（以下简称“王”）：黄老师我再往前问一下，您刚回国在油画系这几年怎么让第五工作室慢慢成长起来？是怎样一个过程？

黄小鹏（以下简称“黄”）：一开始我回来，第一，当时他们也知道我做这方面学这方面，所以他们让我来主要也是这个原因。来的第一年还是让我上油画课，还是素描，因为当时美院没有这个当代艺术的课程。一年以后我就找系主任说，我说如果再这样我就走了。因为当时他们油画系是分成所谓写实班和表现班，所谓表现班就可以画变形，稍微抽象一点可以离开对象。但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本质的东西，都是表面的问题。后来系主任说你先开一个选修课，看看反映怎么样。我就先开选修课，结果反映还挺好。

王：中国各大学都是这样，都是在油画系办。中国美院、我们这边中央美院，还有四川美院也是这样。

黄：油画系是西画，所以油画系的老师一直都有比较西化的思想，比较早想尝试这个。油画系有什么事老是推出我们这个工作室代表油画系，

其实我们跟油画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受的限制很大，比如说经费问题，比如说我上个月我请徐飏来做工作坊，我给他资金只能是模特费用。我没有额外的资金运作，给你多少钱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资金运作费是按照模特费来的。比如说他们工作室一年有几千块钱的模特费，他们雇模特我们就不要模特，这个钱拿来做工作坊。但是因为我们的钱比较少，因为他是按照人头来给。写实工作室永远是学生最多，我们这里永远是最少，所以我们的模特费用最少。

苏志光（以下简称“苏”）：这样会不会打乱了原来的课程安排？

黄：我们的课程都是很灵活的。我们没有设定一种非常学院派的课程安排。我们属于油画

系，我们课程就是说把素描改成文案，把油画改成材料，创作还是创作，基本这样做，没有去专门设定。而且每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说……比如刚才说到社会调查，其实这种社会调查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比较重要，因为二年级的同学刚进来，以前的思维方式跟工作室的不太一样，他们有点转不过来，所以这种集体活动很重要。这种课程三、四年级的同学个别如果不想参加可以不参加，但是你必须跟老师说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老师认同你的东西，我们不会打断学生的思路，因为我们比较看重每个学生从进来以后的潜力。

苏：这回合并成实验艺术系会好一点吗？

黄：不知道，不知道合并以后会不会。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这种是属于“野草”，在广美我们是属于“野草”。野草的自由度很高的，而且实验性很强，没什么人管。那么当这种东西被招安的时候，这个现在中国全面招安当代艺术，比如说搞成一个什么系，它开始规范化的时候我自己会警惕这个东西，因为能不能坚持？

苏：这些课的作业都是最终要出来一个作品这样的要求吗？

黄：我的课其实从来没有作业，他们的课都有作业。那两个年轻的老师，比如说一平方米的课题，四周以后都会要作业，除非没有参与，有道理没有参与，或者社会调查都有做。我的课其实同学作品的进度都不一样，有些一年才能做出来，有些可能一个星期就做出来。我给的分是看你这个学期的进度，包括你的勤奋程度，你用功的程度，你作品的成熟程度。

苏：这样的话按照黄老师的这种要求，因为初高中教育的问题，似乎很难招到理想状态的学生？

黄：我觉得不会，如果你愿意学的话。你可以问张帆感觉怎么样？张帆我感觉他比较喜欢……他应该比较适应这种方式，像胡向前他也很适应这种教学方式。让他们自己去挖掘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作为老师的角色是帮他们把这种东西挖掘得更好，擦得更亮，而不是拿一个我的想法往里面放，那样的话是我的想法而不是学生自己的想法。

苏：但是这是否是学生自己的东西好像缺乏一个判断的标准？

黄：那当然可以判断了，我们经常讨论艺术作品好在哪里？它为什么好？好多好的东西是因为积累了很多东西，你去看展览这个作品会让你有感觉，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它为什么好？



怎么会没有标准？肯定是有标准。

苏：黄老师您对当代艺术的好坏评判标准是怎么看呢？

黄：一个可能就是说，在技术上其实你可以用一种最新的技术，也可以用一种最古老的技术，看你要怎么样？但是你触及的你要表现的题材必须是今天的。就算你借用古代的东西也是以今天的眼光来重新看古代的。

苏：比如说大多数的古代艺术也是在反映其所处的“当下”的问题。

黄：当下的问题有重要有不重要的？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精神很重要。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说有意思吗？你说吃喝嫖赌好像似乎也是中国当下很有意思，怎么说……很重要的特点。我不觉得它是一种时代精神，而是没精神。你说中国导演都在表现当下吗？为什么没有像苏联柴可夫斯基那样有精神性的，这才是艺术，要不不成立。电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可以拿来举例，艺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个导演不是表现当代？FXG最明显就是非常当下吗？他比谁都当下。当然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意思。过于肤浅。他也就博

#1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影像 后舍男生

#2 影子 装置 钟嘉玲



#1



#2

观众一笑。比如我看他的电影就感觉很恶心，我就看不下去，但是很多人可能会看得津津乐道，还一边抠指甲。我就觉得他的电影是适合这种人看。这种人会感觉很享受。

苏：黄老师，回到教学上来说，如果当代艺术是反映当下问题，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应该由一些时事评论家或者社会学家来上会更好一些？

黄：那当然会好。但是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家还有中山大学这些东西，好像他们的范围挺窄的，他们很少跨界来做这些东西。当然我想如果有这种可能性会更好，但是这里面还是涉及到资金问题。比如说像前两个星期把周斌拉过来吃一顿饭，他刚好在广州艺术节做行为。但这样的事还是蛮少的，大部分请一个人过来还是需要资金支持。另外一个我还是挺怀疑就是这些人请不请，因为他们好像跟艺术平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苏：艺术教育是不是还有艺术呈现的问题、艺术语言的问题要教？

黄：对我来说艺术语言是学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因为每个人对语言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些人对身体的这种感觉非常敏锐，他做行为是因为他觉得身体是一个媒介。有些人对绘画非常敏锐。

苏：这个寻找合适语言的过程，怎样把它课堂化呢？

黄：课堂化，我觉得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每天找两三个同学聊他的作品。然后他们再继续做这样的。

苏：我想的话刚开始让他们各种语言都试一下，才能知道哪个适合？因为每个学生接触的不一样。

黄：那当然。我希望二年级的同学可以这样试，但是这种试是不是一定要课堂化我不知道。我跟同学说你们平时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但是课堂都很压抑，我说现在就赶紧去做，做你们喜欢的然后赶紧拿来给我看。

苏：这回他们也并到实验艺术系？

黄：好像他没有。具体因为筹建这个系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院里面这样说，具体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五工作室这种状态这种运作方式我比较喜欢。刚才说的被规范化的可能性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经常讲艺术是不可教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艺术是不能规范化的，艺术是要突破规范。

苏：但是它又处在学院当中，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黄：这是一个矛盾，所以要处理，要怎样处理这个东西？我觉得学院就是不外提供给学生比较好的环境，经常有一些比较好的讲座。这些你在外面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些讲座，如果你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请到一些大师级的人来。

王：您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一个信息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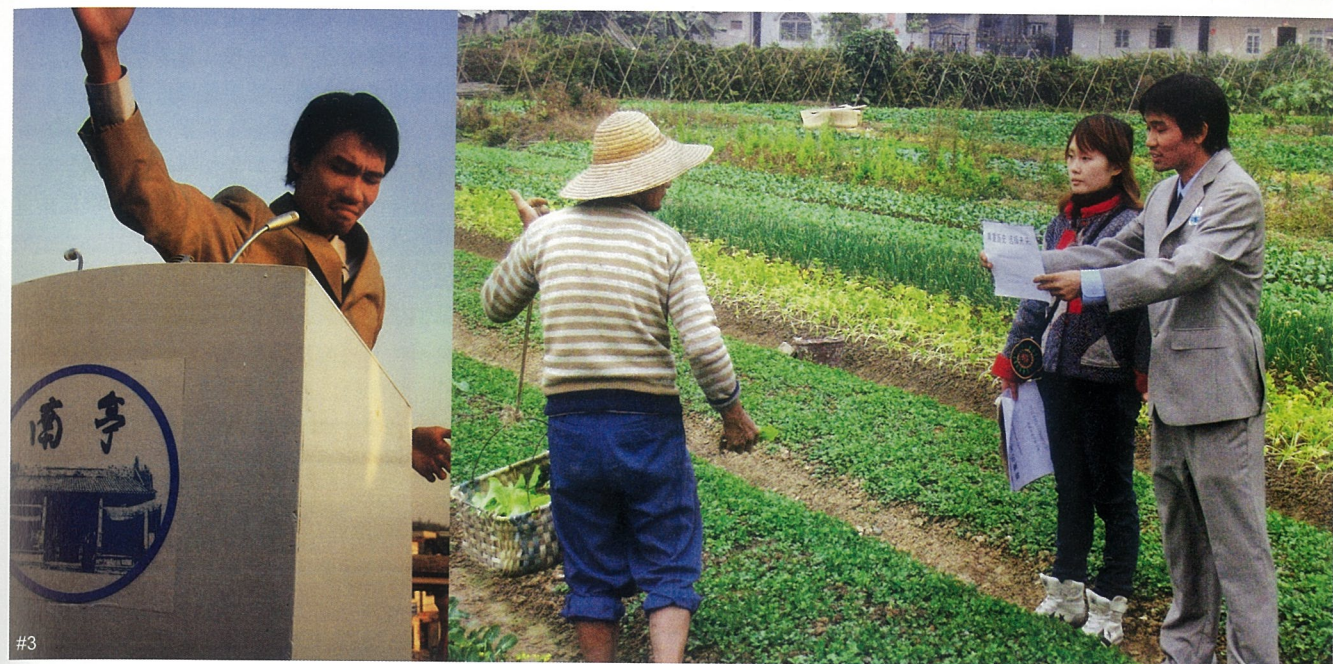
黄：对，他有问题可以跟老师沟通，这很重要，同学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

苏：所以说学院不应该主动去改变学生的状态？

黄：不是，你当然可以有一些固定的课程设置，如果有更多的专业老师一起做会更好一点，但是这种课程要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当代艺术进入学院就是艺术的死亡，它已经被程式化了，好像做艺术有一种程式可以遵循，我是不觉得有这个东西。

王：黄老师，比如说当代艺术或者实验艺术的教学，可以教学生一些分析的方法或者是思维的方式，同样没有教他做一个固定方向的作品，给他一个源头的东西，他出去可以随便自己搞，因为他有了一个基本的思维的方式，基本捋顺一些东西的能力，这是不是实验艺术教学的方向呢？

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这三年必须非常勤奋，这三年必须做很多的作品。你毕业会成为相对比较成熟的艺术家。你对语



#3

言的把握，比如说你做行为，行为也有他自己的艺术语言，每做一个系列我们都会讨论。而且在学院我们这次五三行为节我们还请德国做行为的大师，他做四十年了，他组织叫做国际黑市，都可以请到这样的人来亲自跟学生介绍他的作品，题目叫做“行为艺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讲他的行为是怎样从日常生活汲取营养，周围朋友关系对他行为艺术的理解。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喜欢的东西，只有学院能够提供，除了学院绝对不能提供。而且学院你在对谈的时候要用很专业的语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界定好的语言，我们说这个是行为艺术家。对我来说，就是学院很重要。

苏：学校对你们的态度是怎样的？

黄：院里面的领导还是表态支持。所以大家也支持。我想肯定很多人觉得要这样做。他们本身就觉得当代艺术这段要搞，学院应该是规范，比如说很简单，上我的选修课的同学经常跟我埋怨，因为我要他们平时做一些作品，我记得上个星期有位女生放她平时拍的一些摄影，她拍的那些很虚的东西，拿不稳的东西，她发现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但是老师就跟她说这个不是摄影，我说这个就是摄影。我说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她说在她的课程里面是不可能发展的，她只能是业余偷偷地做那些东西。那么交作业的就是要那种非常标准化的，比如说灯光架到旁边，然后摆好，这样的。这关系到一个你对什么叫艺术的这种问题。郑国谷一开始拿闪光灯

拍，都没有人觉得它是艺术，当时画廊都不肯刊登他的作品，现在他成名大家都承认他那一批作品了。但你现在回想起来，他真的当时在那里已经是非常前卫了，当时的摄影都还是聚焦什么的，没有人觉得闪光灯可以用来拍照片。

它就像野草一样生长，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在今天是鼓励学生，你既然在学院里头，虽说学院规范化，你如果不进入学院，那你的兴趣永远停留在很业余的，就是刚才谈到的学院的规范化，当在学院我们可以很专业地谈这个。而且也可以跟你介绍一些案例，这个确实是在外面不同的，学校我觉得还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包括同学之间的关系，相互学习，到你毕业以后其实也是一起做展览，一起奋斗，不进学院就没有了。

苏：黄老师，您的对于毕业生去向理想状况是什么？是全部都在做艺术吗？

黄：这个绝对全部，如果这个班有两三个平时有潜力也有一点天赋而且也勤奋的话我很希望他们做下去。像两年前毕业的，有一个同学是湛江那边的，我一直很喜欢他，但是他在广州待了一年以后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家里强迫他回家，现在在中学教书。我也是经常跟他联系，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他也挺灰心丧气，我说你不行就回来考研。我觉得对我的学生来说，他们想走上专业的路我还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可能性，只要他们做得好。比如说广州的维他命，都跟我关系很好，还有陈侗，广东美术馆，包括最近侯翰如我都带着我的比较好的学生跟他们见面，会把学生介绍给他。就是帮你上轨道了，如果你做得不好，我给你介绍也没用。这个基础上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慢慢就会上轨道。

(整理：苏志光)

- #1 解码 雕塑 全建华
- #2 无题 雕塑 黄维
- #3 无题 装置 胡向前